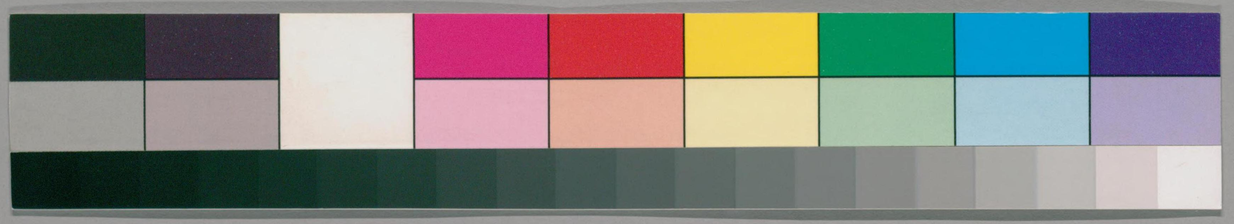


853
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三

僖公二

丁未 惠王二十三年 **六年** 齊桓三十二 晉獻二十三 宋桓二十九 曹昭八 陳宣三十九 杞成公元 秦穆六 楚成十八

春王正月

附録 左傳晉侯使賈華伐屈夷吾不能守盟而行將奔狄郤芮曰後出同走罪也不如之梁梁近秦而幸焉乃之梁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夏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曹伯伐鄭圍新城

【左傳】夏諸侯伐鄭以其逃首止之盟故也圍新密鄭所以不時城也【公羊傳】邑不言圍此其言圍何彊也【穀梁傳】伐國不言圍邑此其言圍何也疾鄭也著鄭伯之罪也【范氏曰】齊桓綏合諸侯翼戴世子而鄭伯辟義逃歸是以諸侯伐而圍之罪著于上而討顯于下圍伐之文雖同而善惡之義有殊也【杜氏曰】新城鄭新密○【廬陵李氏曰】伐國圍邑葛圍嚮不同左氏穀梁胡氏皆以爲予桓公之強而無義則與長葛同矣蓋拘於不得意致伐之例而云耳不可從

秋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

【左傳】楚子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乃還冬蔡穆侯將許僖公以見楚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絰士輿櫬楚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啓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穀梁傳】善救許也【杜氏曰】皆伐鄭之故諸侯故不復更叙

冬公至自伐鄭

【穀梁傳】其不以救許致何也大伐鄭也

齊自召音邵陵之師圍新造之邑宜若振槁然【荀子注】若擊朽葉之易也圍而不舉有遺去声力者矣及楚人攻許即解新城之圍移師救許是又得討罪分災救急之義也故特書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曰楚人圍許諸侯遂救許凡書救者未有不善之也其曰遂救許善之尤者也【汪氏曰】書遂救者美其赴難之甚速若所謂被髮纓冠而往救之者也書遂伐者遂侵遂入遂滅者譏其憤兵之無已而非有東征西怨之望也惟齊桓遂伐楚乃所以救鄭而非他國遂伐之比爾【汪氏曰】此與致伐楚同善之尤則何以致久也【孫氏曰】出喻三時【張氏曰】楚人圍許蓋攻其所必救以解新密之圍釋鄭而救許所以抑暴而救患見桓公之急於義也【家氏曰】伐鄭義也救許亦義也移伐鄭之師而救許所謂權時之宜而合乎義者也【汪氏曰】楚人圍許以救鄭鄭經不書以救與與陽處父伐楚救江異者不予楚人之救鄭也聖人筆削當以屬辭比事之法求之故上書鄭伯逃歸不盟則齊桓之伐鄭書伐書圍以見鄭之不服罪而諸侯無譏焉下書諸侯救許則楚人之圍許其罪不可掩矣齊桓圍鄭之新城所以討其逃歸不盟戴儲君之盟也晉文之圍許所以討其不會踐土河陽之朝也圍非美事而桓文之圍實爲王室討也晉文逐圍許與齊桓遂救許書法無異朱子謂春秋明王法而不廢五伯之功豈謂是歟【盧陵李氏曰】救欲盡力救鄭救邢將畏師少爲義未力也救欲速進聶北于臣書次爲義不勇也獨此年之救不爻兵而赴許得被髮纓冠之意故以書遂爲善之尤蓋救兵不以生事爲貶不以辜事爲疑也○【劉氏曰】公羊云邑不言圍非也圍之爲義無擇於国與邑也【趙氏曰】左氏云蔡侯將許侯圍許以救鄭諸子于武城許男面縛銜璧袒楚本圍許以救鄭諸侯救許鄭圍以解楚師亦退許有何懼乃隨蔡侯爲滅国之禮乎若爾許已從楚齊何故不伐許乎又云微子啓○如是又何疑乎【劉氏曰】是後許男常與諸侯會知其初不降楚也

戊辰 惠王二十四年 七年 齊桓二十 曹昭九 宋桓二十九 蔡穆二十二 陳宣四 衛文七 鄭文十四 晉獻二十 秦穆七 楚成十九

春齊人伐鄭

左傳 齊人伐鄭孔叔言於鄭伯曰諺有之曰心則不競何憚於病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懼也國危矣請下齊以救國公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將默日朝不及夕何以待君張氏曰鄭未服故復伐齊力足以制之不煩諸侯也

○夏小邾子來朝

公作小邾妻子後同

杜氏曰邾黎來始得王命而來朝邾之別封故曰小邾何氏曰齊桓公請天子進之

○鄭殺其大夫申侯

左傳 夏鄭殺申侯以說於齊且用陳轅濤塗之諸也初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也後之人將來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通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公厲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已公羊傳其稱國以殺何稱國以辭也穀梁傳稱國以殺大夫殺無罪也

將去師滅譚以後非君命稱人惟次舍止城邢伐厲皆稱人將去師稱師聲罪致討曰伐鄭伯華即夷南與楚合而未離也故桓公復扶又反治之孔叔言於其君請下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以救國鄭伯曰吾知其所由來矣姑少待我於是
殺申侯以說字如字于齊稱國以殺者罪累於上也
[范氏曰]上下皆鬼故曰罪累[汪氏曰]累事相緣及也言責及其上也
不知自反內忌讒讒而擅殺其大夫信失刑矣[臨川吳氏曰]鄭伯因惠王有撫
殺何也專利而不厭於反盟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劉氏曰]春秋君臣皆譏以謂鄭伯內忌而殺申侯雖不當誅其貪後爭欲亦有以取之[廬陵李氏曰]左氏載陳壽塗悉申侯之反已勸之城虎牢以賜邑將以救也又載申侯美乃讚諸鄭伯曰美城其賜邑將以救也又載申

侯初有寵於楚文王自楚奔鄭二說前說不可信後說理或有之蓋申侯不忘故國故道鄭伯以從楚鄭伯方暴其罪以告齊齊方受申侯而賜以虎牢鄭乃殺之得罪於齊矣何得謂說於齊乎

秋七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世子款鄭世子
革盟于甯毋[穀]毋音某又音無[穀]作寧毋音同
[左傳]秋盟於甯毋謀鄭故也管仲言於齊侯曰臣聞之招攜以禮懷遠以德德禮不易無人不懷齊侯脩禮於諸侯諸侯官受方物鄭伯逃太子華聽命于會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實遠君命若君去之以爲成我以鄭爲內臣君亦無所不利焉齊侯將許之管仲曰君以禮與信屬諸侯而以姦終之無乃不可乎子父不奸之謂禮守命共時之謂信違此二者姦莫大焉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今苟有釁

從之不亦可乎對曰君若綏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
卽諸侯以討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恕其
罪人以臨之鄭有辭矣何懼且夫合諸侯以崇德也
會而列姦何以示後嗣夫諸侯之會其德刑禮義無
國不記記姦之位君盟替矣作而不記非盛德也君
其勿許鄭必受盟夫子華既為太子而求介於大國
以弭其謀亦必不免鄭有叔詹堵叔師叔三良為政
未可間也齊侯辭焉子華由是得罪於鄭冬鄭伯請
盟于齊穀梁傳衣裳之會也杜氏曰寧毋魯地高平
方輿縣有泥丹亭音如字又音呢諸侯之大夫小邾穀氏曰傳言齊侯因管仲之言而脩禮於諸侯不受鄭世子為內臣之請以見其管仲之於桓公正救多矣盧陵李氏曰此會以齊侯辭鄭世子之事觀之則與首止相類蓋首止正天下之人倫而此正一國之人倫也以諸侯官受方物之傳觀之則與邢丘相類蓋此明王室之貢而邢丘亦改命朝聘之數也正義曰周禮大行人云侯服貢祀物甸服貢嬪物男服貢器物采服貢材物要服貢貨物王室盛明之時每國貢有常賦天子

表諸侯惰慢故伯主總帥諸侯量其國之大小覜今所出之物以貢天子也臨川吳氏曰疑子華雖聽命於會齊桓未必使之與盟故明年盟洮鄭伯乞盟氏曰今三傳皆有鄭世子華則桓公但卻子華內臣之請而未嘗使之不與盟也蜀杜氏曰會四國而二世子在會以著齊桓之德漸見衰矣

○曹伯班卒（公）

班作般

○公子友如齊

汪氏曰甫盟寧毋而又使季友脩聘所以勤霸國之好也十二年夏會鄫冬季友復聘與此同盧陵李氏曰公子友如齊二此年及十二年吾大夫正聘于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冬葬曹昭公

附録 左傳 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帶之難懼不立不發喪而告難於齊

己巳 惠王二十五年崩 公羊 齊桓三十四 晉獻二十 魯文二十一 曹共公襄元年 杞成二 宋桓三十八 蔡穆二十三 陳宣四十 秦穆八 楚成二十

春王正月公會王人齊侯宋公衛侯許男曹伯陳世子款盟于洮鄭伯乞盟

陳世子款下公有鄭世子華

左傳 春盟于洮謀王室也鄭伯乞盟請服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公羊傳 王人者何微者也曷爲序乎諸侯之上先王命也乞盟者何處其所而請與也其所而請與奈何蓋酌之也穀梁傳 王人之先於諸侯何也貴王命也朝服雖敝必加於上弁冕雖舊必加於首周室雖衰必先諸侯兵車之會也鄭伯乞盟以向之逃歸乞之也乞者重辭也重是盟也乞者處其所而請與也蓋酌之也 杜氏曰 洮曹地 夾際鄭氏曰 洮水出西羌中北至枹罕東入河

王人下士也內臣之微者莫貴於方伯公侯今以下士之序乎方伯公侯之上外輕內重不亦偏乎春秋之法內臣以私事出朝者直書曰來 隱一公元年 祭仲來 以私好去聲出聘者

不稱其使莊公二十二年祭叔來聘以私情出訂者止録其名文公三年王子虎卒定公四年劉卷卒不以其貴故尊之也以王命行者雖下士之微序乎方伯公侯之上不以其賤故輕之也然則班列之高下不在乎内外特繫乎王命爾聖人之情見矣尊君之義明矣【孫氏曰】王人之微者也序于諸侯之上也【張氏曰】齊桓雖王人會而先王人可以訓矣【高氏曰】王室有叔帶之難世子之位猶未定蓋惠王疾惠后王叔帶故王人使齊求援而齊會諸侯以謀之【臨川吳氏曰】左氏以爲惠王已崩然天王之崩天下所聞豈有二年秘不發喪之理竊疑此時王雖未崩或已是有疾襄王唯恐一日大故而叔帶篡立周之大臣亦有能爲襄王謀者故遣二下

士告難於齊桓公於是合諸侯以謀之王人本不當與盟蓋以所謀者王室而來故亦與盟至冬王崩而襄王得安其位者齊桓之力也

辭欲與是盟而未知其得與否也【杜氏曰】乞不保得之辭【盧陵李氏曰】春秋書乞乞大乞乞盟乞一乞師五得未得未可知也

以見舉動人君之大節不可不慎也【孫氏曰】鄭世于華雒受盟于此【張氏曰】鄭伯窮毋乞盟于此【高氏曰】鄭伯欲與於盟而不可得足以見伯權之重而可以使鄭伯之自反【臨川吳氏曰】鄭伯前年狥惠王之邪心逃首止之盟蓋不欲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爲王所矣故諸侯結盟以定世子之位襄王將嗣位爲王所矣故鄭伯懼後禍悔前非而乞與中國患鄭先受害自莊十一六年書荆伐鄭至二十八年荆又伐鄭僖元年楚人伐鄭二十年楚又侵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三年楚又伐鄭齊桓召陵之役楚始攝服則楚之不襲加兵於鄭小白之力也鄭伯易爲背齊而附楚耶聖人備書其逆盟之事以罪鄭伯見義之不明自此至二十七年小白卒楚人絕述於鄭桓之伯功盛矣〔汪氏曰〕春秋書王人常例也故微書王人子突褒之也盟翟泉書王人貶之也于洮諸侯皆書人則王人子虎爲貶可知矣春秋凡伯者主會必書公及齊侯則王世子在會而不以齊侯主會之辭也此書公會公及齊侯於王人之下亦不以齊侯主會之法皆同然葵丘不盟翟泉以後皆不以王事而盟王室之卿士則晉伯非桓比矣鄭伯親至於會也不言如會則盟不言使大夫則鄭伯得與於盟矣然不序列而別言乞盟以見鄭伯在會而早盟以請與于盟耳苟非在會而後至則當如遂儁如會屈完如師先書如會而繼書盟

矣然襄三年晉士匄乞盟于齊不書此特書者以見其輕於逃義故不憚屢巳以請服也〔廬陵李氏曰〕經書王臣與盟者于洮王人下土也翟泉王人上王子虎也友栗蘇子柯陵尹單雞澤單子平丘劉子皆卿士也左氏釋例曰未有臣而盟君臣而盟君是子可盟父故春秋王世子以下會諸侯者皆同會而不同盟是言王臣正法不與諸侯盟也踐土王子虎黑壤王臣而盟者于洮王人而已不同歃也若天子初立王室不安命臣使結盟諸侯以安王室雖非正法事勢宜然既無襄美亦無貶責故于洮王人傳曰王室有難也友栗蘇子傳曰頃王立故也雞澤單子杜云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也此三事情義可許故無貶文惟翟泉之盟於時諸侯輒辭王室無虞而王子虎下盟列國以瀆大典故貶稱王人春秋王臣與諸侯會盟凡十有餘事譏與不譏皆從此例此說亦可通但以胡氏雞澤下注觀之則皆可貶○〔晉氏曰〕公教皆云乞盟者屢其所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請與也蓋酌之也按乞者卑重之辭耳言酌與之迂辭甚矣假如何酌之【廬陵李氏曰】洮之盟左氏事迹稍詳當從之公羊以爲桓公德衰寧毋之會常會者不至而陳鄭又遣世子故上假王人之重以自助非也

夏狄伐晉

【傳】晉里克帥師梁由靡御魏射爲右以敗狄于采桑梁由靡曰狄無恥從之必大克里克曰懼之而已無速衆狄必至示之弱矣夏狄伐晉報采桑之役也復期月【襄陵許氏曰】晉時強且遠不與齊合是以狄得侮之【臨川吳氏曰】而未能挫狄師故狄無所忌而伐晉春秋傷齊霸之不能攘狄也

○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

【傳】秋禘而致哀姜焉非禮也凡夫人不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公羊傳】用者何用之者不宜用也致者何致之者不宜致也禘用致夫人非禮也夫人何以不稱姜氏貶曷爲貶譏以妾爲妻也其言以妾爲妻奈何蓋辭于齊隧女之先至者也【穀梁傳】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者也致者不以其氏姓非夫人也立以妾爲人必以其氏姓言夫人而不之辭也非正也夫人之我可以不葬我可以不葬乎夫人卒焉一則以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范氏曰】劉向曰夫人成風也致之以爲夫人立之以爲宗廟臨之而後賜之以文王之詩也管象之樂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禮記】祭統成王康王追念周公重祭此天子之樂也康周公故以賜魯也【注】清廟頌文王之詩也管象吹管而舞武象之樂也朱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赤盾戚斧也以王飾其柄此武象之舞所執也俏猶列也大夏禹樂文舞也執羽籥又一武之舞皆八一列五言之又見明堂位此天子之禮樂也踐其位則行其禮奏其樂〔汪氏曰〕其指先王可行先王之禮而奏先王之樂也故雖禘太音泰祖周頌也而其詩曰相去声維辟公天子穆穆〔朱子曰〕言諸侯助祭而天子有穆穆之容也

周公人臣不踐其位魯侯國而用天子之禮亂名犯分扶反問莫大乎是故夫子志之曰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魯侯國而以王禮祀太廟是誣僞不誠而非所以事乎其先矣〔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當爲魯獨安得用天子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之受皆非也

故夫子傷之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夫灌以降神乃祭之始而已不欲觀是自始至終皆非禮矣〔朱子曰〕灌者方祭之始用鬱鬯之酒灌地以降神也魯之君臣當此之時誠意未散猶有可觀自此以後則漫以懈怠而無足觀矣蓋魯祭非禮失禮之中又失禮焉故發此嘆也〔汪氏曰〕文定說微與朱子不同然夫子言不欲觀則譏僭禮之意在其中矣用者不宜用也致者不宜致也〔趙氏曰〕譏禘又譏致也

夫人者風氏也初成風聞季友之繇直救反遂事之而屬僖公焉故季子立之公賜季友汶陽之田及費又生而命之氏俾世其卿而私門強矣於成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則舉大事於始祖之廟立以爲夫人而嫡妾亂矣
[范氏曰]夫人者正嫡之稱謂非崇妾之嘉號以妾體君則上下無別雖尊其母母是卑其父禮有二君之母非夫人者庶子爲後爲其母總是妾不宮夫人明矣以私勞寵其臣而卑公室以私恩崇其母而輕宗廟皆越禮之罪也經書夫人而不書姓氏其貶深矣[劉氏曰]春秋雖亂人者也自成風始矣此禮之所由失教之所由廢嫡庶之所由爭其惡乃比於無父無君已之母父之妾也今背死而使之配此所謂知母而不知父故曰無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曰無君無父凡立小君嫡子必天子之命故天子不言風氏者成風僭公公不言風氏以貶之按夫人命之者今以私親而建之非有天子之命也故天夫故舍賵會葬皆以王法所禁天子不能正是王無天子之無天爲識也[孫氏曰]禘

母嫁非廟見不得與祭僖公既君欲尊其母故因此秋禘祭用夫人之禮致于太廟使之與祭也妾母稱夫人僭之大者故不言風氏以貶之按夫人文姜孫于齊貶去姜氏此不言風氏其爲妾無當尊之理也薨葬[家氏曰]夫人不氏明其爲妾稱夫人非謂成風可以僭夫人也非謂妾母可以配先君也正以僖公當爲非禮之禮致其母爲夫人及文公立又以祖母事之以夫人薨葬之故於此書用致夫人者以其開薨葬夫人之端也[汪氏曰]哀公欲以嬖妾爲夫人古無其禮也夫自僖公致成風以妾母爲夫人自後宣公致敬嬴襄公致定姒昭公致齊歸皆以妾爲夫人則無其禮蓋雖立妾母而未嘗猶謂以妾爲夫人不復志於經矣而薨葬用夫人之禮致哀姜稱夫人以薨明立妾母也○[趙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齊則不當勝先至若娶于他國而公親往未還則無人受幣而立齊勝劉氏曰敖梁云言夫人而不言氏姓立妾之辭也近之矣未盡也夫稱夫人而謂之用致此立妾之辭也不言氏姓不爲見其妾也蓋有深義非敖梁所能見左氏云凡夫人不薨于寢不嫡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拨亥姜于此四者唯不薨于寢爾苟謂四者不備不致于廟設祭夫人歸寧而死亦將不致乎永嘉呂氏曰蓋僖公尊妾母成之爲夫人自此年禘于太廟始也若謂僖公娶聲姜因禘而廟見何以不稱夫人之說左氏以爲哀姜也因禘祭而致之於廟夫人左氏隱三年例曰不赴於諸侯不祔于姑故不言葬今哀姜以元年薨既稱夫人以薨矣何得謂之不赴於同不祔于姑而弗致乎公羊以爲僖公本聘楚女脅僖入公使用爲嫡夫人脅豈得以勝爲夫人乎趙子以爲致聲姜則聲姜未聞有罪何得不稱

氏姓故劉向以爲成風者是也而劉氏胡氏皆從之

冬十有二月丁未天王崩

左傳冬王人來告喪難故也是以緩臨川吳氏曰蓋惠王前年之冬有疾今年歲終乃崩也○趙氏曰左氏云七年閏月惠王崩襄王惡大叔之亂不發喪而告難于齊八年正月會于洮謀王室也襄王定位而後發喪據此則正月二月位已定何得直至三月而後告喪于諸侯則左氏此說不足憑也

附錄左傳宋公疾太子茲父固謂曰目夷長且仁若其立之公貪子魚辭曰能以國讓仁孰大焉吾不及也且又不順遂走而退

庚午　襄王元年　九年　齊桓三十五　晉獻二十六　卒　衛文九　蔡穆二十四　鄭文二

十二曹共二陳宣四十一杞成四宋
桓三十一卒秦穆九楚成二十一

春王正月丁丑宋公御說卒

反公穀作
御說音悅

左傳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在喪王曰小童公羊傳何以不書葬爲襄公諱也○胡氏曰左氏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曰子又曰小童公羊曰不書葬爲襄公諱按不葬者

○夏公會宰周公黎侯宋子衛侯鄭伯許

男曹伯壬癸丘

左傳夏會于葵丘尋盟且修好禮也王寧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使孔賜伯舅胙齊侯將下拜孔曰以伯舅耆老加勞賜一級無下拜對曰天威不遠顧咫尺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恐隕越于下以遺天子羞敢不下拜下拜登受公羊傳宰周公者何天子之宰通于四海也禮柩在堂上孤無外事今背殯而出會以宋子爲無哀矣程子曰天子之宰與世子禮異故不繫會杜氏曰陳留外黃縣東有葵丘

其曰宰周公者以冢宰兼三公也杜氏曰宰官周不字范氏曰天官冢宰兼爲三公者古者三公無其人則以六卿之

有道者上兼師保之任冢宰或闕亦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禹自司空進宅百揆又曰作朕股肱耳目是以宰臣上兼師保之任也周公爲師又曰位冢宰正百工是以三公下行端揆之職也所以然者三公與王坐而論道固難其人而冢宰統百官均四海亦不易去聲處也夫以冢宰兼三公其職任重矣而不殊會也之何也人臣則有進退之節出入均勞之義涇氏曰謂進而爲三公宰輔退而爲方伯諸侯入乎朝廷之內出乎畿甸之外親疎雖不同均爲勤勞王室非世子貴有常尊之可比矣陳氏

曰桓嘗殊會王世子而不殊會桓也汪氏曰尊無二上三公雖貴亦人臣也王世子天王之貳非人臣也故春秋殊會王世子不以人臣之列宰周公雖兼三公而不以冢宰之微者序乎諸侯之上乎齊桓初會首止以尊王室而定天下之大勢今會葵丘又明王禁而一天下之大法繼會于洮以謀王室而安天下之大本繼會于幽而定天下之大勢今會葵丘又明王禁而一天下之大法以尊王室而安天下之大本繼會于洮以謀王室而安天下之大勢今會葵丘又明王禁而一天下之大法以尊

京師二友致家宰于葵丘而春秋無譏者豈桓公能
舜三王室之大難而功可掩過歟柳會龍莞既畢而脩
禮于葵丘以明王禁歟盧陵李氏曰宰周公見經二
者二此會宰孔也三十年來聘宰閱也又曰桓公
冀戴襄王之事始于首止中于洮終于葵丘

秋七月乙酉伯姬卒

公羊傳此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笄而筓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穀梁傳內女也未適人不卒此何以卒也許嫁筓而字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何氏曰不以殤禮降者當爲諸侯夫人有即貴之漸晛氏曰內女爲夫人書卒許嫁爲夫人亦然其爲媵及嫁于公子大夫則不書蜀杜氏曰嫁爲夫人則繫國汪氏曰經書內女未嫁而卒者二雖曰許嫁則喪之以成人之禮亦時君溺愛之過耶據禮諸侯姑姊妹女子子嫁爲諸侯夫人則服大功以下

則無服蓋諸侯絕期苟嫁爲諸侯夫人則尊同尊同
則爲之服也許嫁未可稱夫人而喪之如成人非禮也

○九月戊辰諸侯盟于葵丘

左傳秋齊侯盟諸侯于葵丘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宰孔先歸遇晉侯曰可無會也齊侯不務德而勤遠略故北伐山戎南伐楚而爲此會也東略之不知而則否矣其在亂乎君務靖亂無勤於行晉侯乃還公羊傳桓之盟不曰此何以曰危之也何危乎桓公有憂色而於江人黃人也葵丘之會桓公憂色而於江人黃人之者何猶曰振振然於之者何猶曰莫若我也穀梁傳桓盟不日此何以曰美之也葵丘之盟陳雖而不殺讀書加於牲上一意明天子之禁曰毋雍泉毋訖糴毋易樹子毋以妾爲妻毋使婦人與國事程子曰三王諸侯盟見害不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會盟同地再言蔡丘何也書之重平聲之複其中必有大義惡焉蔡丘之盟美之大者也初命曰誅不孝無易樹子無以妾爲妻再命曰尊賢育材以彰有德三命曰敬老慈幼無忘賓旅四命曰士無世官官事無攝取士必得無專殺大夫五命曰無曲防無遏糴無有封而不告曰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後言歸于好以是爲盡然示矣諸侯咸喻乎桓公之志蓋束牲載書而不歃血也是故會盟同地而再言蔡丘羙之也〔宋子曰〕加蔡丘之會召陵侵楚之師自是婦李未自是別離

孟子所載此盟初命之辭則知桓公襲襄王之事信矣〔張氏曰〕一命之辭三綱所繫蓋脩身齊家之要自此以下皆賢敬臣子民柔遠人懷諸侯之意略備其提挈綱領以正率人蓋春秋之所未有然桓公於易樹子以妾爲妻之禁終不免躬自犯之則何以令諸侯哉聖人道大德宏以其積累至此是以姑掩其不足而叙其美也〔陸氏曰〕盟稱諸侯者前目後凡且明周公之不盟也〔汪氏曰〕桓公以五命之詞約束諸侯而不敢渝天子之宰受諸侯之約束也晉文以後者不敢渝王臣出會皆同盟則非桓比矣然桓公自北杏至于下二會遇二十有八盟者十有三春秋皆不書曰惟此盟書曰敦梁以爲美之公羊以爲危之褒貶不同愚竊以爲是盟乃桓德盛衰之幾鄭康成所謂桓德極而將衰也蓋自再盟幽而諸侯協獻捷治戎存邢衛却狄盟召陵怙楚而中國安盟首止于洮而王室寧及乎葵丘而伯業盛矣柰何陽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會與僖公聲姜肆於寵樂城杞之功不若城邢之救徐之師緩於救許伐黃不恤謀卽無成而伯業矣故論者謂蔡丘以前猶自朔至望之月蓋由其心有勤忘之殊是以後猶自望至晦之月以其功有盛衰之漸聖人於蔡丘之盟書曰者美其盛而憂其衰也但公羊謂叛者九國亦無可考故趙氏云此會唯六國會鹹牡丘皆七國會淮入國並書舊盟之國寧有九國叛乎盧陵李氏曰蔡丘書曰敎桀以爲美之何休曰卽曰爲美其不曰皆爲惡耶柯之盟旣以不義相與友也鄭君釋之曰柯盟不曰固始信之自其後盟以不曰爲平文從陽敎以來至此蔡丘之盟皆合諸侯以天子之禁相與友之自此不復有衰衰之盟矣此說固然但旣以爲桓德極盛而將衰則以書曰爲謹之爲危之亦何休不可而強欲反前例耶而特書曰以謹其始此正聖人之微意也

甲子晉侯詭諸卒

戊詭(左)作佹

【左傳】九月晉獻公卒里克荀息奉公子奚齊之徒作亂初獻公使荀息傅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公曰何謂忠貞對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忠也送往事居僞俱無猜貞也及三里克將殺奚齊先告荀息曰三怨將作秦晉輔之子將何如荀息曰將死之里克曰無益也荀叔曰吾豈先君言矣不可以貳能誰不知我欲無貳而能謂二人已乎

○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殺(公)作弑

【左傳】冬十月里克殺奚齊于次書曰殺其君之子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葬也苟息將死之人曰不知立卓子而輔之苟息立公子卓以葬十一月里克殺二公子卓于朝苟息死之君子曰詩所謂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苟息有焉〔公羊傳〕此未踰年之君其言弑其君之子奚辭何獄未踰年君之號也〔穀梁傳〕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國人不子何也不正其殺世子申生而立之也

穀梁子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不正其殺申生而立之也〔范氏曰〕諸侯在喪稱子言國人不君之故繫于其君〔楊士勛曰〕蓋不子者謂不以爲君子也則是不子也人君擅一國之名寵爲其所子則當子矣國人何爲不子也民至愚而神是非好惡並舌摩不明且公也其爲子而弗子者莫能使人弗之子也非所子而子之者莫能使人之亦子也〔汪氏曰〕衛宣殺伋壽伋壽之立舟之之詩以愒伋壽之立朔而國人傷之賦二子乘舟之詩以愒伋壽之立朔而國人傷之賦二子乘舟之詩以愒伋壽之立朔而國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德者此言天理根於人心雖以私欲滅之而有不可滅也春秋書戝以明獻公之罪抑人欲之私示天理之公爲後世戒其義大矣以此防民猶有欲易太子而立趙王如意致夫人之爲人彘者前漢書高帝紀定陶戚姬有寵生趙王如意上以太子仁弱謂如意類己欲廢太子而立之及惠帝即位呂后囚戚夫人使人持鴆飲之斷其手足去眼燻耳飲瘖藥使居厠中命曰人彘〔陸氏曰〕奚齊以下本不正故二君之子明國人意不以爲嗣獨君意立之明里克雖有罪而合晉人之心也〔盧氏曰〕書里克殺其君之子知晉人之不君奚齊也〔蜀杜氏曰〕曰殺其君之子猶曰晉君之子爾雖立爲君春秋不成之爲君也〔孫氏曰〕奚齊庶孽獻公幾世子而立之春秋不與故曰君之子奚齊惡之也〔陳氏曰〕遇弒雖未

喻年稱君此其稱君之子何獻公殺申生絀重耳夷吾而立其孽子晉之亂獻公爲之也故奚齊不稱君而稱君之子〔趙氏曰〕齊舍未踰年而謂之君以舍之正而與之也或抑或揚得是非之公可以觀矣〔高氏曰〕國人不君之罪而書曰君之子此春秋辨疑似之所難也

附録 〔左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晉及高梁而還討晉亂也令不及魯故不書○晉郤芮使夷吾賂秦以求入曰入實有之於何有從之齊隰朋帥師會秦師納晉惠公秦伯謂郤芮曰公子誰恃對曰臣聞亡人無黨有黨必有讐夷吾弱不能鬬長亦不遜長亦不改不識其他公謂公孫枝曰夷吾其定乎對曰臣聞之唯則定國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文王之謂也又曰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則無悔無悔不忘不克之謂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今其言多忌克難哉公曰忌則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宋襄公即位以公子目夷爲仁使爲左師以聽政於是宋治故魚氏世爲左師

辛未　襄王　二年　十年　齊桓　三十六　晉惠　公夷吾元年　衛文　二十三　曹共　三十五　鄭文　四十三　杞成　五　宋襄　公茲父元年　秦穆　十二　楚成　二十二

春王正月公如齊

孫氏曰公始朝齊也不至者朝桓之與他國異也十五年如齊同此張氏曰莊公十三年柯之盟魯已服齊雖並公因昏姻二一再如齊幾一二十年蓋桓公伯業未盛不責諸侯以朝禮今僖公又朝齊見於葵丘之後覇禮漸肆諸侯不朝天子而朝

伯主自此始矣啖氏曰公及內卿往他國朝聘皆書如趙氏曰周之制朝聘數今春秋畢書之見其如京師之簡也所以傷王室之微著諸侯之不臣也臨川吳氏曰僖公再朝齊桓事伯主也末年一朝齊昭繼前好也宣公四朝齊惠以篡立而求援也古者諸侯相朝之禮齊等之國往來報施互相朝也天下無道惟有小國朝大國故魯所朝者齊晉楚三大國宋衛齊鄭與魯齊等則相聘而已齊晉伯國也以魯朝之猶云可也楚蠻夷也晉衰不能與伉而魯朝之尤甚莫甚焉盧陵李氏曰經書公如四書如皆非朝也獨此爲朝之始僖如齊二宣如齊六昭如齊二

○狄滅溫子奔衛

左傳春狄滅溫蘇子無信也蘇子奔衛杜氏曰蓋中於狄人伐之王不救故滅蘇子奔衛而居其土地蘇子周司寇蘇公之後也國

於温故曰温子〔張氏曰〕温周畿内國成主時司寇蘇
忿生之邑畿内諸侯狄得滅之此天王出居于鄭之
權輿也〔臨川吳氏曰〕狄于閔之季年伐邢入衛齊桓之
雖存邢衛而不加兵於狄蓋其時方急圖楚故未暇
及狄狄因此愈肆前年敗伐大國之晉今又敗滅畿
内之温豈特王靈之不振抑亦伯圖之有闕也〔蜀杜
氏曰〕弦江黄近楚楚侵而滅之諸侯不救以其尚遠
也今温實天子之近國而狄滅之諸侯不能攘而正之所以病齊桓也

○晉里克弑其君卓（公）作卓子

國人不君奚齊卓子而曰里克弑其君卓何也是
里克之也克者世子申生之傳也驪姬將殺世子而難乃旦及里克使優施飲於
子之友同

以其故里克聽其謀乃欲以中立自免稱疾不朝
居三旬而難作〔國語〕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
優施曰吾來里克一一而立奚齊矣吾難里克柰何
吾以從之飲酒我優也言無事驪姬許諾乃具彼
優施飲里克酒中飲優施起舞謂里克曰主土盍
嘻我教茲暇豫事君乃歌曰暇豫之吾吾不如
鳥鳥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枯里克笑曰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爲夫人其子爲君可不謂苑
何謂枯優施曰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隕
乎其母既死其子又有謗可不謂枯乎枯且有隕
優施出里克辭莫不饗而寢夜半召優施曰曩有
言哉平狐君既許驪姬殺太子而立奚齊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
而立奚齊謀既成矣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
不忍通復故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乎
而里克見平鄭曰優施告我君謀成矣將立奚齊
平鄭曰子何謂曰吾對以中立平鄭曰惜也不如
曰不信以驪之亦固太子以驪之多爲之故以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其志志少疎乃可間也今子曰中立以固其謀也彼有成矣難以得間里克曰往詛不可及也明日葬期不朝三旬難乃成是謂持祿容姦速獻公殺適音嫡立庶之禍者故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弑逆之罪克雖欲辭而不受其可得乎[堂胡氏曰]此董子所謂其實為善而不知義故彼之空言而不敢離者也使克明於大臣之義據經廷諍以動其君執節不貳固太子以攜其黨多為之故以變其志其濟則國之福也其不濟而死於其職亦無歉矣人臣所明者義於功不責幸而成所立者節於死不責幸而免克欲以中立祈免自謂智矣而終亦不能免等死耳不死於世子而死於弑君其亦不知命之蔽哉語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也為人臣而不知春秋之義者必陷於篡弑誅死之罪克之謂也[張氏曰]里克因優施烏集苑之歌欲以里克當申生未死之前不能以死正諫而中立以求免坐視太子之無罪而死以成驪姬譎賊之計及其終也逆獻公之遺命而弑二君夫奚齊卓子雖庶孽而有先君之命以立乎其位則固里克之君也故正名其弑君之罪[朱子曰]晉里克事只國語載驪姬陰託里克之妻其後里克守節不變太子可安由是觀之里克之罪明矣天下無中立之事自家若排得他退便用排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退他若柰何不得便用甘死今驪姬一言他中立他使求生避禍正如隋高祖篡周帝孝寬初甚不能平見爰人被殺便去降他問里克當獻公在時不能極力理會及獻公死後却殺奚齊此亦未是曰這般事便是難說獻公在日與他說不聽又怎生柰何得他後來亦用理會只是不合殺了他

劉氏曰里克能不聽優施之謀窃喜能不從孫林父之亂陳乞能不從景公之惑則晉無弑君之惡齊無立嬖孽之變矣患皆在始合苟容逢君之惡故春秋成其君臣之名以正其篡弑之罪所謂不知其義被之空言不敢辭矣不然卓與剽荼豈有宜爲君之義哉陳平之王呂氏誅少帝也以此皆不朋於大臣之分者也

及其大夫荀息

公羊傳及者何累也紱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曰有

孔父仇敖皆累也舍乎孔父仇敖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荀息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其不食其言柰何奚齊卓子者驪姬之子也荀息傳焉驪姬者國色也獻公愛之甚欲立其子於是殺世子申生申生者里克傳之獻公病將死謂荀息曰士何如則可謂之信矣荀息對曰使生則可謂信矣獻公死奚齊立里克謂荀息曰君殺正而立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荀息曰使死者復生生者不愧乎其言則可謂信矣里克知其不可與謀退弑奚齊卓子里克弑之荀息可謂不食其言矣[穀梁傳]以尊及卑也荀息閹也

荀息者奚齊卓子之傅也君弑而死於難乃曰及所以著其節書大夫不失其官也於荀息何取焉若荀息者可謂不食其言矣或問聖人取其受獻公之託能不失信宋

襄受齊桓之屬託梁以戰靡爲惡宋何哉季堂胡氏曰荀息受命傅幼子卓見於此而死難是不食其言猶足取爾無齒居長又立乎其位宋襄奉之也或曰不爭長以從齊桓不正之屬所以深惡之也

息既從君於昏汪氏曰謂荀使殺正嫡不能諫正朱子曰獻公欲廢申生立奚齊荀息便謂君命立之臣安敢貳不能諫君以義大良不是只是辦得一死亦是難事不食其言庸足取乎世衰道微人愛其情私相疑貳以成傾危之俗至於刑牲歃血要質鬼神猶不能固其約也孰有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臨死節而不可奪如息者哉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故聖人以信易食而君子以信易生息不食言其可少乎張氏曰荀息不失信於君得以死難欲不死不可也使荀息既許獻公以死而苟免而力弱托孤之寄以悟其君其君不能用則是時有不可必死矣既不能正諫於其始又爲之任託孤之寄雖欲臨難苟免其可得乎聖人所取特在於不食其言若以事君太節而觀不免猶有所愧柳子厚曰春秋之進荀息非聖人之情也進荀息以其苟免之惡也汪氏曰春秋書死節者三公羊於孔父曰不畏強禦於荀息曰不食其言然則息之守信比於正色而立於朝委身以權勤敵者固有間矣然聖人猶有取焉者視石之紛如徒人費賈舉州綽近習嬖幸之臣則猶爲此善於彼也五季馮道以司徒兼侍中受晉祖託孤之寄死內未襄背其顧命庸非荀息之罪人乎故朱子曰荀息始終一節死君之難亦可取也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夏齊侯許男伐北戎

辟氏曰當是時惠有大於戎者狄及晉楚是也晉滅
甄虞狄嘗入衛逼邢前年伐晉近又威溫召陵之
後楚滅弦圍許豈可置而不圖合強圖弱守衛畏如
是乎所謂不務德而勤遠略況許方惠楚而殿以伐
戎非用人之道也汪氏曰杜氏注北戎為山戎然春
秋書戎有姜戎有雜戎有茅戎有陸渾之戎書狄有白狄有赤狄所以別其種類前書山戎而此
言北戎則不同可知矣

○晉殺其大夫里克

左傳夏四月周公忌父王子黨會齊隰朋立晉侯晉
侯殺里克以說諸殺里克公使謂之曰微子則不及
此雖然子弒二君與大夫鄭子君者不亦難乎對
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加之罪其無辭乎臣聞命
矣伏劒而死於是平鄭聘於秦且謝緩賂故不及公
羊傳里克弒二君則曷為不以討賊之辭言之惠公
之大夫也然則孰立惠公里克也里克弒奚齊卓子
也逆惠公而入里克立惠公則惠公曷為殺之惠公曰
爾臣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為爾君者不亦病
乎於是殺之然則曷為不言出入者歸為文公諱也齊小白入于
齊則曷為不為桓公諱乎天下故不為之諱本
惡也文公之享國也長美見乎天下故為之諱本
惡也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其殺之不以其罪也
大夫其以累上之詞言之何也其殺之不以其罪奈何里克所為弒者為重耳也夷
吾曰是又將殺我乎故殺之不以其罪也其為重耳也
弒奈何晉獻公私之有二子長曰
申生而來曰吾夜者夢太
公曰孰可使曰臣莫尊於世子則世子可故君謂世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子曰驪姬憂夫人趙而來曰吾苦畏女其將禦而
徙徽家乎世子曰敬諾築宮成驪姬又曰吾夜者
夢夫人趙而來曰吾苦飢世子之宮已成則何爲不
使祠也故獻公謂世子曰其祠已祠致福於
君田而不在麗姬以酖爲酒蔡脯以毒獻公田來
麗姬曰世子已祠故致福於君君將食麗姬跪曰食
自外來者不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聳以脯與犬
犬死麗姬下堂而啼呼曰天乎天乎國子之國也子
何遲於爲君君喟然嘆曰吾與女未有過一切是何與
我之深也使人謂世子曰爾其圖之世子之傅里克
謂世子曰入自明入自明則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
吾君已罷矣吾若此而入自明則不可以生世子曰吾君已老矣
明則麗姬必死麗姬死則吾君不安若自殺以安吾君以重其罪
安者吾不若自死吾寧自殺以
矣刎脰而死故畢克所爲弒者爲
畢克弒二君與一大夫不以討賊之詞書著惠公
殺之不以其罪也孫氏曰公立懼克寔己以是殺
克故不得從討賊之詞蜀杜氏曰明惠公不以弒
君之罪罪之也
于僞反下同弒者爲重平聲耳也東吾曰是又將殺我也
則謂克曰爾既殺夫二孺子矣又將圖寡人爲爾
君者不亦病乎里克對曰不有廢也君何以興欲
加之罪何患無詞臣聞命矣伏劒而死若惠公既
立而謂克曰先君命大夫爲世子傅世子死非其
罪而大夫不之恤若奚齊者既有先君之命矣而
大夫又殺之以及卓二大夫雖殺之獨不念先君於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之命乎（左傳語）則克必有拜而死不復扶又反有言矣惠公乃曰又將圖寡人是殺之不以其罪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上聲）其官（公謂家嗣）不可使將君子（胡氏曰）里克前諫獻善矣然不能死申生之難致晉國大亂者五世級其君此則惡矣此里克之事至難斷也夫春秋大法賞善罰惡不容私也里克弑二君其罪顯矣使惠公上告天王傍遠方伯受命而立奉詞伐罪以討里克弑君之惡則里克今惠公上不顧兄下不恤弟外賂秦伯內賂里平將以求入則里克之弑惠公心所利圖又懼得立而克忘在文公將復不利於己乃

私憾而殺之此豈所謂聲罪致討者哉故惠公之殺克內數而懷愧克之受誅勢屈而心不服歎深所謂懷惡而討雖死不服者斯之謂矣聖人安得剖其大夫哉衛侯衎許改由穿氏喜遂弑剽衛侯得入惡喜之專遂殺之夷吾衎之賂里穿以圖復國其事正同克喜之見忌而死其實不異故其殺皆書以官朱子語書晉殺其大夫不以弑君之罪討之也（張氏曰）里克在獻公幸姬奚齊卓子之死而得立初未嘗有討里克之心獨以其志在重耳而不在己懼其又將以己為奚齊卓子是以殺之蓋其事與專殺大夫者無異故不以討賊之詞書之也（陳氏曰）討賊不言大夫其曰大夫克猶在位也克猶在位則是殺大夫耶在位擅國里克乎督相宋莊覃相魯桓前乎此矣里克殺二君故而後見焉自宋萬而下弑君無討者凡賊皆見猶夫人也若里克密喜殺以他故而後見書曰大夫則猶夫人而已矣雖然有苟息在焉則猶有臣子也（王氏曰）平鄭非弑君之賊而惠公亦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殺之則知里克之殺非討賊矣其罪不以其罪不書人其君殺之則猶曰大夫里克弑其君是也非君殺之則以兩卜相殺爲文楚公子比蔡般是也荀息不能正君之非而能守君之命里克平鄭欲從君之義二而不從君之惑二而能孰正潛室陳氏曰荀息不得猶刻鵠不成尚類鶩荀息不成里克不得則畫虎不成反類狗矣○【晹氏曰】公羊云曷爲不書惠公之入晉之不言出入者踊爲文公諱也按此不知有不告則不書之義故穿鑿

秋七月

【附錄】【左傳】晉侯改葬共大子秋狐突適下國遇大子大子使登僕而告之曰夷吾無禮余得請於帝矣將以晉畀秦秦將祀余余弗享矣且曰臣聞之神不歆非類民不祀非族君祀無乃殄乎且民何罪失刑君其圖之君曰諾吾將復請七日新城西偏將有巫者而見我焉許之遂不見及期而往告之曰帝許我罰有罪

壬申　襄王三年　十有一年　齊桓三十七　晉惠二　衛文二十四　曹共四　陳宣四十四　杞成二十一　蔡穆一十六　鄭文六　宋襄二　秦穆十一　楚成二十三

春晉殺其大夫平鄭父

左傳春晉侯使以乎鄭之亂來告穀梁傳稱國以殺罪累上也

按左氏平鄭言於秦伯請出晉君則鄭有罪矣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聲其官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鄭之有此謀由殺里克致之也春秋以大義公天下為誅賞故書法如此其稱國者兼

罪用事大夫不能格君心之非至於多已濫刑危其國也胡氏曰稱國以殺國君大夫與聞其事而不言於天子請於天子張氏曰惠公志於得國而無君人之度外則卑信於秦內則忌克多殺故平鄭雖有私謀貳心而春秋以累上之辭書之也高氏曰平鄭父者里克之黨也惠公以私意殺里克故其黨皆懼謀召重耳是懷二心以事君也鄭之死雖可傷亦可罪也汪氏曰鄭父名也共慶父林父以為命大夫稱字非是傳但言以為命大夫而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亂以至於危

附錄左傳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玉惰過歸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棄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輿也不敬則禮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亂以至於危

夏公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穀

襄陵許翰曰先乎陽穀之會爲大雩僖公賢君不能禮佐齊桓徼其意忽而更與之俱肆于寵樂是以見戒於天如此以公夫人陽穀之會觀之齊桓伯業怠矣故楚人伐黃不能救凡此類屬詞比事直書于策而義自見音現者也〔杜氏曰〕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閾與公俱會齊侯非禮也〔孫氏曰〕參譏之也〔辭氏曰〕爲夫人于外非歸寧之禮也〔張氏曰〕男女無別則瀆亂生諸侯會伯主而婦人與焉君臣之大義廢矣大訐凡所

獨講者必有所不及而般樂縱肆浸淫日長宜桓公自是以往黃亡不救徐故不力女寵盛行伯業遂衰而魯僖之怠棄國政亦自此始矣〔高氏曰〕公之娶夫人之歸皆不書者合禮故也此會于陽穀則非禮矣公稔聞桓莊之失而不改其孀齊侯親見兩國之事亦循其迹以干於其間何以示侍衛僕從之臣乎〔家氏曰〕桓公之始伯實齊力之中國所以異於夷狄實在於是齊襄衛宣汙染之習爲之一掃殆乎占方伯之遺烈矣及其暮年志得而驕乃復與僖姜爲陽穀與公下之會伯業其衰矣乎〔泛氏曰〕書及以會所以別男女也桓公猶能防制云耶魯頌

附録

〔左傳〕夏楊拒泉臯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入于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秦晉伐戎以救周

秋晉侯平戎于王

秋八月大雩

穀梁傳雩以月正也雩得雨曰雩不得雨曰旱臨川吳氏曰諸侯旱而雩禮也大雩祀及上帝非禮也

○冬楚人伐黃

左傳黃人不歸楚貢久矣楚人伐黃

按穀梁子曰貫之盟管敬仲言於桓公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若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遠國慕義背音佩夷即

華所謂出自幽谷遷於喬木春秋之所取也被皮寄反

天兵城守更歷三時告命已至而援法聲師不出則失救患分災攘夷狄安諸夏之義矣滅弦滅溫皆不書良滅黃而書良者罪桓公既與會盟而又不能救也陳氏曰滅不言正伐此書良伐病桓公也以貫之盟楊穀之會徒以國夷狄之勢相爲消長而已未有不原於心故曰毋忘忌毋荒四夷來主桓公忘荒之心見於陽穀之會楚人已占之於江漢之間而遂興伐黃之師也臨川吳氏曰楚之強暴凡近楚之國皆責之以納職貢之如事天子之禮黃既從楚貢而楚伐行之不王於王也汪氏曰管仲雖非王佐之才其輔相桓公致霸業之盛則其功大矣據齊語則咫尺天顏俯伏下拜以敬君命者皆仲諷諫之力也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蔡丘以後管仲既卒則修而攘夷狄者皆懈怠苟簡而非前日之比矣然左傳記明年冬使管仲平戎于王史記管仲之卒在桓十八公四十一年當僖公十五年則滅黃之時蓋未卒也豈史記之說有不足信抑或仲諫桓公以救黃而不從歟

癸酉 襄王四年 十有二年 齊桓三十八 晉惠三 衛文二十五 曹共五 陳宣四十五 蔡穆二十七 鄭文十二 宋襄三 秦穆十二 楚成二十四

春王三月庚午日有食之

附錄 左傳春諸侯城衛楚丘之懼狄難也

夏楚人滅黃

左傳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二曰自郢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穀梁傳貫之盟管仲曰江黃遠齊而近楚楚爲利之國也君伐而不能救則無以宗諸侯矣桓公不聽遂與之盟管仲死楚伐江滅黃桓公不能救故君子閔之也

春秋滅人之國其罪則一而見滅之君其例有三以歸者貶無死難乃且之類是也畏宛其就執屏其罪爲重許斯頻羋作郎反之類是也出奔者雖不死於社稷有興復之望焉託於諸侯猶得寓禮禮記郤特牲諸侯不臣寓公其罪爲輕弦子溫子之類是也若夫國滅死於其位是得正而斃毗祭反

焉者矣於禮爲不幸若江黃二國是也
其書滅者見音現夷狄之強罪諸夏之弱責方伯連
帥去聲之不脩其職使小國賢君困於強暴不得其
所公羊子所謂亡國之善詞上下之同力者也汪氏
曰江黃二國之滅皆不書以其君歸亦不書其君
奔者蓋君臣同力效死以守而待中國之救也故
滅不書伐而黃則書伐江則書圍齊不救黃其罪
可知晉雖救江而所以救之者非其道與不救無以異也

秋七月

附錄 左傳 王以戎難故討王子帶秋王子帶奔齊
○冬齊侯使管夷吾平戎于王使隰朋平戎于

于晉王以上卿之禮饗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
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
以禮焉陪臣敢辭王曰舅氏余嘉乃勳應乃懿德
謂督不忘往踐乃職無逆朕命管仲受下卿之禮
而還君子曰管仲之世祀也宜哉讓不忘其上詩
曰愷悌君子神所勞矣

冬十有二月丁丑陳侯杵臼卒 杵公作處

甲戌 襄五年 十有三年 齊文三十六 晉悼四 宋襄四 秦穆十二 楚成二十五
乙亥 王三十 齊桓三十九 晉惠四 衛定公元年 秦穆二十三 蔡穆公元年 陳哀公款元年 鄭成公睔二十八 魯襄公午元年 許悼公買元年 曹武公勝元年 杞桓公姑容元年 莒犂比公元年 邾宣公元年 滕悼公寧元年 薛襄公比干元年 小邾穆公肥元年 吳壽夢元年

春狄侵衛

齊桓公爲陽穀之會是肆於寵樂音洛其行去聲荒矣楚人伐黃而救兵不起是忽於簡書其業怠矣然後狄人窺伺斯義反中國今年侵衛明年侵鄭近在王都之側淮夷亦來病杞而不忌也伯益戒于舜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此至誠無怠帝王之道春秋之法也齊桓晉文若此類者其事則宜書于策其義則游聖門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矣故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張氏曰楚既滅黃而莫之恤也

臨川吳氏曰北狄之強桓公未嘗膺之管仲猶能伯業方盛狄人猶敢肆行伐邢入衛而滅溫以況今管仲已亡霸業浸衰則狄之無所顧憚固其宜也

附錄

左傳春齊侯使仲孫湫聘于周且言戎事歸復命曰未可王怒未怠其十一年乎不十一年王弗召也

夏四月辛巳陳宣公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鹹

左傳夏會于鹹淮夷病杞故且謀王室也秋為戎難故諸侯成周宣榭火仲孫湫聞之以歸獻之公會也

穀梁傳兵車之會也

胡氏曰鹹衛地東郡濮陽縣東南有鹹城汪氏曰十一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年楊拒泉皐伊雒之戎同伐京師八王城焚東門王子帶召之也十二年王以戎難討王子帶王室爲戎難也

○秋九月大雩

○冬公子友如齊

家氏曰陽穀甯毋及齮之會其後公子友皆如齊蓋伐楚服鄭城緣陵之事魯皆與焉同之亦以見友之專魯政也

附録左傳冬晉荐飢使乞糴於秦秦伯謂子桑與諸乎對曰重施而報君將何求重施而不報其民必攜攜而討焉無衆必敗謂百里與諸乎對曰天災流行國家代有救災恤鄰道也行道有福不鄰之子豹在秦請伐晉秦伯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秦於是乎輸粟於晉自雍及絳相繼命之曰汎舟之役

乙亥 襄王六年 十有四年 齊十 文二十七 曹共七 陳宋 襄五 秦穆十四 楚成二十六

春諸侯城緣陵

左傳春諸侯城緣陵而遷杞焉不書其人有闕也公羊傳孰城之城杞也城之爲杞也曷爲爲杞諱之爲桓公諱也曷爲爲桓公諱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天子不能救則桓公耻之也然則孰城之桓公城之不與與諸侯專封也曷爲不與與寘與而文不與與文曷爲不與與諸侯之義不得專封則其曰寘與之何上無天子下無方伯

天下諸侯有相滅亡者力能救之則救之可也【穀梁】傳其曰諸侯散辭也聚而曰散何也諸侯城緣陵邢也桓德衰矣【胡氏曰】緣陵邢邑

齊桓公城三國而書詞不同城楚丘則沒諸侯而不書城緣陵則書諸侯而不序城邢則再序三國之師何也邢以自遷爲文故再列三師而書城邢者美其得救惠分災之義無封國之嫌也淮夷病杞諸侯會于鹹城緣陵而遷杞爲則其事專矣故前自後凡直書諸侯而不序也【范氏曰】直曰諸侯無小大之序【陳氏】但曰諸侯者不繫之伯者之辭也但曰大夫者不繫之君之辭也【臨川吳氏曰】元年齊以救邢之

諸侯城邢同在一年諸侯猶曰弃叙著齊桓之志方勤二而伯業何盛也今以會鹹之諸侯城緣陵各在一年而不重叙著齊桓之志已怠而伯業何衰也不曰桓緣陵者桓未遷也衛爲狄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桓公使公子無虧戍以甲士歸其祭服乘繩證反馬凡爲國之用其功尤大其事尤專而春秋責之尤重曰城楚丘而不又書諸侯正王法也是故以功言之則楚丘爲大以義言之則城邢爲美春秋之法明其道不計其功正其義不謀其利者也詳著城邢之師而深沒楚丘之迹貴王賤霸蓋稱桓文以正待入之體也明

此則知曾西不爲管仲深畏仲由之說矣〔劉氏曰〕諸侯不專封專封而善僅可以贖過故平其文不貶伯者獨享其功爲人之迷於義而專封爲德也專封而不善是冒王法而又有不善焉皆貴王賤伯者之罪於專封而又勤諸侯故略其文以見褒貶之意比緣陵於城楚丘之功則楚丘善而緣陵不善矣比楚丘於王者之義則桓公救過之不給矣服桓賢哉春秋貴義不貴憲貴正不貴功略小善而優大節以正待人而已矣〔張氏曰〕城緣陵楚丘之事蓋與楚丘同而當是時齊桓拯救諸夏之志急矣故經書詳不如城邢略不如楚丘亦輕重之權衡也〔蔡氏曰〕書城邢以國言之者善其救患至之速也楚丘之國也〔永嘉呂氏曰〕城緣陵以一邑言之者謂其專封而不與公之也〔永嘉呂氏曰〕城緣陵之不如城邢楚丘緣陵故以楚丘緣陵之例觀之當書曰城緣陵者衛之楚丘緣陵者杞之緣陵也以城邢之例觀之當書曰城衛城杞而乃曰城楚丘城緣陵蓋邢遷于夷儀固邢之夷儀也諸侯城邢得救災恤鄰之道也故詳書而不敘予之也衛已城而諸侯城楚丘以封衛故不曰城衛而曰城緣陵蓋杞遷于緣陵而諸侯城緣陵以存杞故不曰城杞而曰城緣陵杞未遷而諸侯城楚丘以封衛故不曰城衛而曰城楚丘之城沒諸侯而不書諸之也若緣陵之城則以淮夷病杞之故而爲之城以遷之猶未至於遷衛之已城而後封之也故但曰諸侯而不序則其功亦有不足録者矣〔王氏曰〕存杞之功器用不具城池未固不若城邢之美故不序序諸侯然杞未城特不待其自遷而城緣陵以遷之未如封衛之專故諸侯以凡舉而不創蓋城緣陵之義不若城邢而功亦劣於楚丘也○〔陸氏曰〕公羊云曷爲城杞滅也孰滅之蓋徐莒滅之〔啖氏曰〕杞未聞受兵而公羊以爲既滅蓋前此城徐城邢城楚丘皆在於既亡亡既潰之後故亦以爲已亡亡氏所謂病杞者得其實矣〔盧陵李氏曰〕桓公三城繫染以城邢二師爲美齊楚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不言備遷爲齊之專緣陵不列序爲諸侯之歃於公羊則皆以爲專封春秋實與而文不與之胡氏於城邢城楚丘用穀梁城緣陵蓋用公羊之說

夏六月季姬及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

鄫似綾反穀作繒後同

左傳鄫季姬來寧公怒止之以鄫子之不朝也夏遇于防而使來朝公羊傳鄫子爲使乎季姬來朝內辭也非使來請已也穀梁傳遇者同謀也來朝者來請已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也以病鄫子也

[illegible]氏曰鄫國禹後姒姓漢屬東海郡晉屬琅琊

春秋內女適人者明有所從則繫諸國若杞伯姬是也其未適人者欲有所別則書其字若子叔姬

是也季姬書字而未繫諸國其友而非婦亦明矣及者內爲志內女而外與諸侯遇譏魯也朝不言使言使非正[何氏曰]使者臣爲君銜命文也鄫子朝魯[illegible]之朝病鄫也魯秉周禮男女之際豈其若是之甚乎蓋魯公鍾愛其女使自擇配故得與鄫子遇於防而遂以季姬歸之爾有孟光之德有伯鸞之賢[後漢書梁鴻傳]孟光擇對不嫁年三十女母問其故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及嫁以裝飾入門鴻不答光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人今亦簡斥數人何也鴻曰吾欲妻子之能與我俱隱深山中以耕織爲業著布衣蔬食今子衣綺穀傅粉墨非我志也光更爲擢髮著布衣麻履以見鴻鴻乃大喜曰此乃梁伯鸞之妻能繼其高節矣遂共入山中以耕織爲業著書十餘篇

而不失禮之正則猶可矣不然非所以爲愛之厚
其別也故稱及稱遇稱使罪魯與鄫以正男女之
禮爲後世戒也〔孫氏曰〕季姬未嫁者此年遇防明年九月歸鄫之文則是
是季姬先與鄫子遇而後嫁也此季姬之行不正
可知矣〔何氏曰〕礼男不親求女不親許魯不防正
其女乃使要遮鄫子淫泆使來請已與會獸无異
故卑鄫子使乎季姬以賤之〔穀氏曰〕僖公愛文而
使自擇配鄫子聽其使而朝魯請之夫婦之始而
不正如此書之所以譏僖公之不父鄫子之不夫
季姬之不子子且不歸也〔臨川吳氏曰〕隶嫁之女而
與鄫子私相邂逅是淫奔也世姬既私遇之後使鄫
子朝魯而請昏姬不足責也僖公不能正家如此
何以居人上乎〔汪氏曰〕勤徐吾犯之妹美使之自
擇所配至於兄弟相殘以亂鄭国之政魯秉周礼
而季姬與鄫子道淫如此僖公正姬之道亦可知
矣〔汪氏曰〕春秋書及及者為主以季姬為主則其
與鄫子遇而使來請已可知矣〇〔穀氏曰〕左氏謂
季姬鄫子之不朝季姬使之朝也按
稱季姬明魯未嫁女也若是鄫夫人不當與鄫子
遇又明年歸于鄫此時鄫子請娶之若言魯之
處女不當與諸侯會則文姜亦至甚〔劉氏
曰〕若實來豈何詆弃書其歸乎〔永嘉呂氏曰〕范甯謂
書歸乎永嘉呂氏曰范甯謂魯女无故遠會諸侯
此亦事之不然然春秋之世闔閭不嚴男女之別
乱如文姜此年出會里巷匹婦尚或恥之則季姬
出遇恐有此事然女子許嫁笄而字書曰季姬
字也歸於鄫故遇之而使來請已乎

秋八月辛卯沙鹿崩

左傳晉卜偃曰期年將有大災幾十二國公羊傳沙鹿

者何河上之邑也此邑也其言崩何襲邑也沙鹿崩何以書記異也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
穀梁傳林屬於山爲鹿沙山名也無崩道而崩故志之也其曰重其變也
杜氏曰沙鹿山名平陽元城縣東有沙鹿土山在晉地

沙鹿晉地也卜偃曰其年必有大咎國幾亡詩稱百川沸騰山冢崒崩
東子曰山頂曰冢崒崩也山崩川溢災異之大者言西周之將亡也書沙鹿崩於前晉獲晉侯於後雖不指其事應具存此春秋畏物之反常爲異使人恐懼脩省之意也其垂戒明矣
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驚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

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季氏啖曰服虔曰沙山名鹿山足林屬山曰鹿漢書元后傳云后祖王翁孺自東平陵徙魏郡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即沙鹿也
孫氏曰鹿山足也謂山連足而崩解詩中冢崒崩猶以爲異此之甚也
趙氏曰公羊云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凡山崩不係國者以其自有常處不比隕星退鷁也
劉氏曰名山大澤不以封諸侯守之山不可以係国也聖人庸能獨知沙鹿崩爲天下異乎又曰沙鹿河上之邑亦非也此自山名之不須繫山者以旨知故也如禹貢桐柏積石皆不繫山
汪氏曰文定於梁山崩言爲天下記異則沙鹿之崩疑亦非此一国之異矣

狄侵鄭

張氏曰狄數犯畿內之諸侯而齊桓不能治自入衛伐邢滅溫而至此覇圖弱而王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室甲諸侯受禍著桓公之息也

○冬蔡侯肸卒（之肸許乙反）

穀梁傳諸侯臧卒惡之也汪氏曰穀於莘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劉氏曰臣子慢獲於莘莊十九年留卒於楚而立○劉氏曰臣子慢則赴不具日月春秋不以日月見也若必以日月春秋不以日月見也若必以惡此君則鄭厲衛惠何不惡之哉歎深之說非也

附錄左傳冬秦饑使乞糴于晉晉人弗與慶鄭曰背施無親幸災不仁貪愛不祥怒鄰不義四德皆失何以守國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將安傅慶鄭曰棄信背鄰患孰甚焉則然矣虢射曰無損於怨而厚於寇不如勿與慶鄭曰背施幸災民所棄也近猶讎之況怨敵乎弗聽退曰君其悔是哉

丙子　周襄王七年　十有五年　齊桓四十一　晉惠六　衛文十五　蔡莊公甲午元　鄭文二十八　曹共十　宋襄六　秦穆十五　楚成二十七　陳穆三　杞成

春王正月公如齊

張氏曰公十年朝齊此又朝齊純用五年之制同於事天子之禮矣○汪氏曰杜預謂諸侯五年一朝之義皆非是周制相朝禮也何休謂合古五年一朝之制諸侯之邦交但曰世相朝安得以五年爲合禮乎○疊陵李氏曰周官行人言春朝秋覲夏宗冬遇時見殷同之禮此六者諸侯朝天子之禮也又曰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男服三歲一見采服四歲一見衛服五歲一見此六服朝覲宗遇之歲也又曰侯相聘也甸相問也男相朝也此諸侯相朝聘之禮也王制曰諸侯之於天子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天子五年一巡守與行人不同蓋周衰損益之禮也左氏文十五年曰諸侯

五年二月相朝以修二王命一古之制也昭三年子大叔曰文襄之伯其務不煩諸侯令二十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又與行人不同而與公王制畧相似故先儒皆以爲此朝伯王之禮昭十二年叔向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脩朝而會以示威脩會而盟以顯昭明於是有十二年八聘四朝脩會一盟之說與周官及禮家所録皆不同鄭氏曰不知何代之禮又無所出不從其義左氏又曰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大國聘焉春秋書來朝及朝公者三十有五或得邦交世一朝之義或用文襄五歲而朝王之禮也王道絶矣此

○楚人伐徐

左傳徐即諸夏故也臨川吳氏曰徐夷也首僭王號楚亦夷也次僭王徐楚同惡者也因齊桓之合諸侯之盛天下之徐亦革心而即諸夏而爲楚所伐可悲也夫

三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

曹伯盟于牡丘

左傳盟于牡丘尋葵丘之盟且救徐也穀梁傳矣車之會也鄭氏曰牡丘齊地蓋與牡丘以衛諸夏之地注四塞諸夏之關也

遂次于匡

穀梁傳遂繼事也次止也有畏也杜氏曰匡衛地在陳留長垣縣西南

公孫敖帥師及諸侯之大夫救徐帥公作一率後同

左傳孟獻伯帥師及諸侯之師救徐諸侯次于匡以待之穀梁傳善救徐也何氏曰大夫不序者趣會上大夫君已卽故臣凡也內獨出名氏者臣不得因君殊尊省文別尊卑也

胡氏曰敖慶父之子

楚都于卽徐亦遠之汪氏曰卽在江之南徐在淮諸國之境而舉兵伐徐暴橫去聲傳憲陵之罪著矣徐在山東與齊密邇以封境言之不可以不速救家氏曰齊之救徐非專爲存徐計亦自爲也徐近於齊楚人得志於徐則必所以震脅之隣其爲謀深矣楚人伐之齊勝造齊之南境以形勢言之非有餽糧越險之難也今

書盟于牡丘見諸侯救患之不協矣張氏曰葵丘之盟諸侯既聽命矣此爲楚人伐徐而合諸侯即徐可也又從而盟之諸侯不一故也人心已一而復貳非伯主救災恤患之志盛衰霸業之所從而盛衰也霸主諸侯之心皆疑不足以保徐斷可知矣

書次于匡見霸王號令之不嚴矣何氏曰言次者欲救徐而生事次止不自往遣大夫徙卒不能解也

書大夫帥師而諸侯不行見桓德益衰而禦衰之志怠矣汪氏曰桓公倡霸四十餘年未嘗命大夫爲主將今諸侯不親將而大夫帥師則救徐之役特恥且應之而不異其成功也

凡兵而書救未有不善之也救而書次則尤罪其當速而故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失用師之義矣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春秋謹始卒欲有國者敦不息之誠也始勤而終怠則不能久而無以固其國矣

啖氏曰凡救當奔命而往救次失救道也孫氏曰言次言救者惡諸侯緩於救患也諸侯既約救徐而遣大夫往此緩於救也又曰救而言次甚譏之也有諸侯在而後大夫將則桓志荒矣卒不競於楚未有書帥師者其稱師何公子慶父弒閔者也而救世爲將是故謹志之見三家之所從始也又以救徐而言次言次無志於救也桓公合八國之衆牡丘桓公爲之也有諸侯在而後大夫盟始於雜澤悼公爲之也汪氏曰覇者之事假借仁義之名以濟其利欲之私故欲之未遂則汲汲焉謀度而經營之欲之既遂則懈怠苟且而不復能有爲矣由其心僞而不誠是以始終勤怠之殊而前後盛衰之異也孟子言以力假仁者覇又曰五覇假之也假之一字得春秋誅心之法矣四年公孫茲帥師及諸侯之師侵陳列序諸國則書會此不言會而言及既會而後及也非主魯之辭也與襄二十年書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齊高厚盟之意同不獨言大夫君曰受命故書諸侯以統之蓋當時諸侯雖以其權畀之大夫而春秋之法必欲其權在君故書諸侯之大夫及齊高厚盟而後救者莊十五年孫於邾救而後明也者焉馬陵一八則賢率於未然二一則戒懼於已然二也又曰經書諸侯之大夫三救徐盟袁僑盟于宋也大夫之專始於齊桓成於晉悼極於晉平又曰許氏曰遂救許氏曰遂救之善者也遂次于匡遂之不善者也以其不止也

夏五月日有食之

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秋七月齊師曹師伐厲

左傳秋伐厲以救徐也 杜氏曰厲楚與國義陽隨縣北有厲鄉 張氏曰兵法攻所必救厲在徐楚之間楚敗徐於婁林則厲在楚所不必救以解徐也然繼此楚救徐而還兵同盟不同心而宋已伐同役之曹矣 高氏曰諸侯大夫救徐而齊侯獨師曹同伐厲厲雖可討然非所以救徐也見強楚之難禦而中國之威已頓矣 王氏曰此伐厲以救徐與伐楚救江正同然春秋不書以救者厲近徐而楚遠猶愈於陽虎父也

○八月螽 公作螟

穀梁傳螽蟲災也其則月不甚則時

○九月公至自會

公羊傳桓公之會不致此何以致久也 范氏曰莊二十七年盟幽傳曰桓會不致安之也此致著齊桓德衰故危而致之 高氏曰以會致者始於此春秋致會凡二十有七公自正月如齊踰三時而以會致見救徐之無功也 廬陵李氏曰不以徐至者諸侯不親行也

○季姬歸于鄫

臨川吳氏曰鄫子請娶季姬傳公許之至是始歸也 劉氏曰杜云來寧不書此書者明中絕非也傳云正之豈絕之哉魯人爲國諱醜雖其迹仲尼作經揣何以知義因文以盡情主一人習其讀而不知學者原其事而知之此類是也

○己卯晦震夷伯之廟

左傳震夷伯之廟罪之也於是展氏有隱惡焉公羊傳晦者何宴也震之者何雷電擊夷伯之廟者也夷伯者昜爲者也季氏之孚則微者其稱夷伯何大之也昜爲大之戒之故大之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晦冥也震雷也夷伯魯大夫也因此以見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二士皆有廟天子至於士二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

震者雷電擊夷伯之廟也不曰夷伯之廟震而曰震夷伯之廟者天應去聲之也天人相感之際微矣夷伯者魯大夫也大夫既卒不名冠氏曰夷伯魯大夫展氏之祖父夷謚伯字大夫既卒書昜字

穀梁以爲因此見天子至于士皆有廟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禮記祭法王立七廟曰考廟曰考廟曰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有二祧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考廟曰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考廟曰考廟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考廟適士一廟曰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庶士庶人無廟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范氏曰德厚者位尊道隆者爵重故天子遠及七世士祭祖而已是以貴始德之本也始封必爲祖范氏曰契爲殷祖棄爲周祖汪氏曰大夫之祖如公子展爲展氏之祖公子彄爲彄氏之類張氏曰正蒙曰凡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震不善之積蓋亦如此然天之怒擊每在於惡稔而人不加誅之後春秋書震者惟此事爾詩云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驅傲昊天曰明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爾出王于吳天曰曷及爾游從君子知天之日監而長其威如此所以事天也夾谿鄭氏曰公子展之子曰公孫夷伯之廟過制高氏曰不以子曰公孫者太夫三廟宜毀而不毀故貶之也○顧氏曰公穀並云晦冥也據十六年戊申朔隕石于宋五成十六年甲午晦晉楚戰于鄢陵並書晦朔則知晦者晦朔之晦耳古史之體應合書日而過晦朔必書之以爲歷數之證穀梁成十六年傳云事過晦書晦何得於此獨名晦冥乎公羊又云夷伯季氏之孚微者稱夷伯大之也天戒之故大之褒貶當以義類豈有爲天理甚矣太夫既死加謚之後不更稱名爾原仲亦是也

冬宋人伐曹

左傳討舊惡也襄陵許氏曰同盟始相攻植不能已矣張氏曰莊十一四年曹從宋植伐宋至今憾之

今諸侯始貳曹方伐厲救徐而棄公乘虛伐之尚可繼植而圖霸乎於此見植之德之衰而棄志之私也家氏曰宋棄義於植之方存已有圖曹張本於此春秋所以譏也陳氏曰諸侯之相交兵自莊之十九年未之有也於是有之陵李氏曰宋曹之爭始此自曹莊遂與宋人爲不釋之憾矣伐宋非獨一曹而獨佐曹之深若曹在宋之宇下非他國比也十九年圍曹至曹陽之衰宋景思師尤亟二十年有向巢之伐七年有以入而曹亡於宋矣鄭子產曰曹畏宋豈非攘地相接必欲吞噬而後已乎

○楚人敗徐于婁林

薄反

左傳楚敗徐子婁林徐待救也穀梁傳夷狄相敗惡也杜氏曰婁林徐地下邳僮縣東南有婁亭張氏曰見楚之獨勝而救徐之威不立伐厲之謀無補也陳

氏曰何以書病齊也齊帥天下之諸侯以攘夷狄存中國也楚伐徐徐桓八公合八十國之衆盟於牡丘次于匡以救徐爲之伐厲而徐卒敗於楚人不救年宋公以是爲盟主病矣高氏曰齊桓大合諸侯盟執宋公以是爲盟主病矣三時無功而還故書楚人敗徐于婁林以罪之劉氏曰徐伯益之後其上世有功於周室與中國冠帶之君無以異徐始稱王王非諸侯所當稱也故夷狄之汪氏曰徐自孝二十六年見經僖二十年取舒十七年伐黃氏昭五年伐吳皆稱人執之二十年奔楚人執之二十年奔楚皆稱子獨此年與文七年伐舒同皆不使與夷狄等也○陸氏曰穀梁云夷狄相敗志也按有越告則書無他義盧陵李氏曰徐之舉號本其夷狄之稱爾公羊注以爲徐滅犯不知尊先聖法度惡大故狄之無據之言也

○十有一月壬戌晉侯及秦伯戰于韓獲

晉侯

秦始見經左傳晉侯之入也秦穆姬屬賈君焉且曰盡納羣公子晉侯悉賂中大夫既而皆背之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東盡虢略南及華山內及解梁城既而不與晉饑秦輸之粟秦饑晉閉之糴故秦伯伐晉小徒涉河侯車敗獲晉君其卦過以三公子之對曰乃大吉也三占從之公子乘三乘以歸入而三去之之餘獲其雄狐夫狐蟲必其君也蟲之貞風也其悔山也歲云秋矣我落其實而取其材所以克也實落材亡不敗何待三敗及韓實深之可若何公曰不孫卜右慶鄭吉弗使步揚御戎家僕徒爲右乘小駟鄭input之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訓而服習其道唯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易乱氣伐憚陰血殿作張脉憤興外彊中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乾進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九月晉侯逆
秦師使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鬬士倍我公曰何
故對曰出因其資入用其寵飢食其粟二施而無報
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不可御況國乎遂使請戰曰寡人不能離也君若不還無所辟逃命秦伯使公孫枝對曰
君之未入寡人懼之入而未定列酒吾憂也苟能定
矣敢不承命韓簡退曰吾幸而得囚壬戌戰於韓原
晉戎馬還濘而止公號慶鄭慶鄭曰憂諫遠下固敗
是求又何逃焉遂去之梁由靡御韓簡虢射爲右韓
秦伯將止之鄭以救公誤之遂失秦伯秦獲晉侯以
歸晉大夫反首拔舍從之秦伯使辭焉曰二三子何
其感也寡人之從君而西也亦晉之妖夢是踐豈敢
以至晉大夫三拜稽首曰君賜臣重耳之入也天
后土實聞君之言鄭慶鄭曰慶鄭在下風穆姬聞晉侯將至
以太子罃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新焉使以免服衰
絰逆且告曰上天降災使我兩君相見以玉帛相見而
以興戎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夕以死夕以入則朝

以死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大夫請以入公曰獲晉
侯以厚歸也既而喪歸焉用之大夫其何有焉且晉
人感憂以重我天地以要我不圖晉憂重其怒也我
食吾言背天地也重怒難任陵人不祥必歸晉君公
子犯曰不如殺之無聚慝焉子桑曰歸之而質其太
子必得大成晉未可滅而殺之其君以成惡且史佚
有言曰無始禍無怙亂無重怒重怒難任陵人不祥
乃許晉平晉侯使郤乞告瑕呂飴甥且召之子金教
之言曰朝國人而以君命賞賚且告之曰孤雖歸焉
稷矣其卜貳圉也衆皆哭晉於是乎作爰由呂甥曰
君亡之不恤而羣臣是憂惠之至也將若君何衆曰
何爲而可對曰征繕以輔孺子諸侯聞之喪君有君
羣臣輯睦甲兵益多好我者勸惡我者懼疾有益乎
衆說晉於是乎作州兵初晉獻公筮嫁伯姬於秦遇
帰妹三之睽三之睽三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
無血也女承筐亦無貺也震之睽鬼之睽猶無相也
之睽猶無相也震爲雷爲火爲嬴敗車說其輹火焚其旗不利行師敗于宗丘帰妹睽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孤寇張之弧姪其從姪六年其逋逃歸其國而奔其家明年其死於高梁之虛及惠公在秦曰先君若從史蘇之占吾不及此夫韓簡侍曰龜象也筮數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數先君之敗德滋滋而後有數及可數乎史蘇是占勿從何益詩曰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僭始既涵憎職競由人十月晉陰飴甥會秦伯盟于王城秦伯曰晉國和乎對曰不和小人壅失其君而悼喪其親不憚征繕以立圉也曰必報讐寧事仇乎對曰不能夫人實讎之不去和秦伯曰国謂君何對曰小人懲謂之不免君子恕以爲必歸小人曰我毒秦秦豈歸君君子曰我知罪矣秦必歸君貳而執之服而舍之德莫厚焉刑莫威焉服者懷德貳者畏刑此一役也秦可以霸納而不立以德懷威威以怨秦不其然秦伯曰是吾心也敗館晉侯饋七牢焉蛾析謂慶鄭曰喪矣行乎對曰陰君於敗敗而不死又使失刑非人臣也臣而不臣行將焉入十一月晉侯歸十五殺慶鄭而後入是歲晉又飢秦伯又饋之粟曰吾聞天之所助者信也恤民爲信君其民且吾聞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後必大晉其庸可冀乎姑懽德焉以待能者於是秦始征繕君獲不言師敗績也穀梁傳此偏戰也何以不言師敗以其民昧敗而君獲也趙氏曰凡戰而死者書滅生禽曰獲

秦伯伐晉而經不書伐專罪晉也 汪氏曰據桓十二年戰于千畝皆書伐 獲晉侯以歸而經不書歸免秦伯也 汪氏曰據蔡侯獻舞書以歸陳氏曰不曰以歸罪晉侯也是故獲夷狄不書夷狄相獲不書必大國也若宋華元魯國書斯可以言獲矣將尊師衆是夷晉侯也若匹夫然猶曰宋魯之恥晉荀偃也而言獲於大夫也 書伐者伐者之罪書及者兩俱有罪而以及爲主 汪氏曰書獲書歸者兩俱有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而以歸爲甚 汪氏曰書獲者罪其不能效死御敵
恃強不釋 今此專罪晉侯之背施幸災會愛怒隣而怨
秦伯也然則秦戰義乎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
有之矣其不言師敗績何也君獲不言師敗績君
重於師也 劉氏曰君將不言師敗績君傷不言師敗績
重於師也三者異文同義 大夫戰而見獲必書師敗績 汪氏曰
大抵書宋師敗績獲宋華元戰于菑陵書齊師敗績獲齊國書師與大夫敵也君
爲重師次之大夫敵春秋之法也與孟子之言何
以異子曰爲于 僞時君牛羊用人莫之恤也故以

民爲貴君爲輕春秋正名定分爲萬世法故以君
爲重師次之 王氏曰秦拒言云元后作民父母禮記
民以君爲心君以民爲體父母之於
子心之於四體痛痒重輕重重之分天冠
地履之不可紊故春秋以君爲重 堯以天下命
舜舜亦以命禹必稱元后爲先此經世大常而仲
尼蓋祖述之也惟此義不行然後叛逆之黨有託
以爲民輕棄君親而不顧者矣 汪氏曰隋宇文化及弑煬帝唐朱泚
立秦王煚皆託以爲民而濟其大逆者也 盧陵李氏曰秦顯帝之後周孝王時非子受封至襄公逆
平王東遷始盡有岐周之地又七世至穆公此爲
爲見經之如又曰是年桓公伯襄而宋楚秦晉之變
遷見春秋備書之其五霸迭興之會也歟 ○劉氏
曰穀梁云晉侯失民矣以其民未敗而君獲也非

1848

也凡爲君而見獲苟不失民將焉取之顧春秋所以不止書師敗績者舉君獲爲重耳

春秋集傳大全卷之十三 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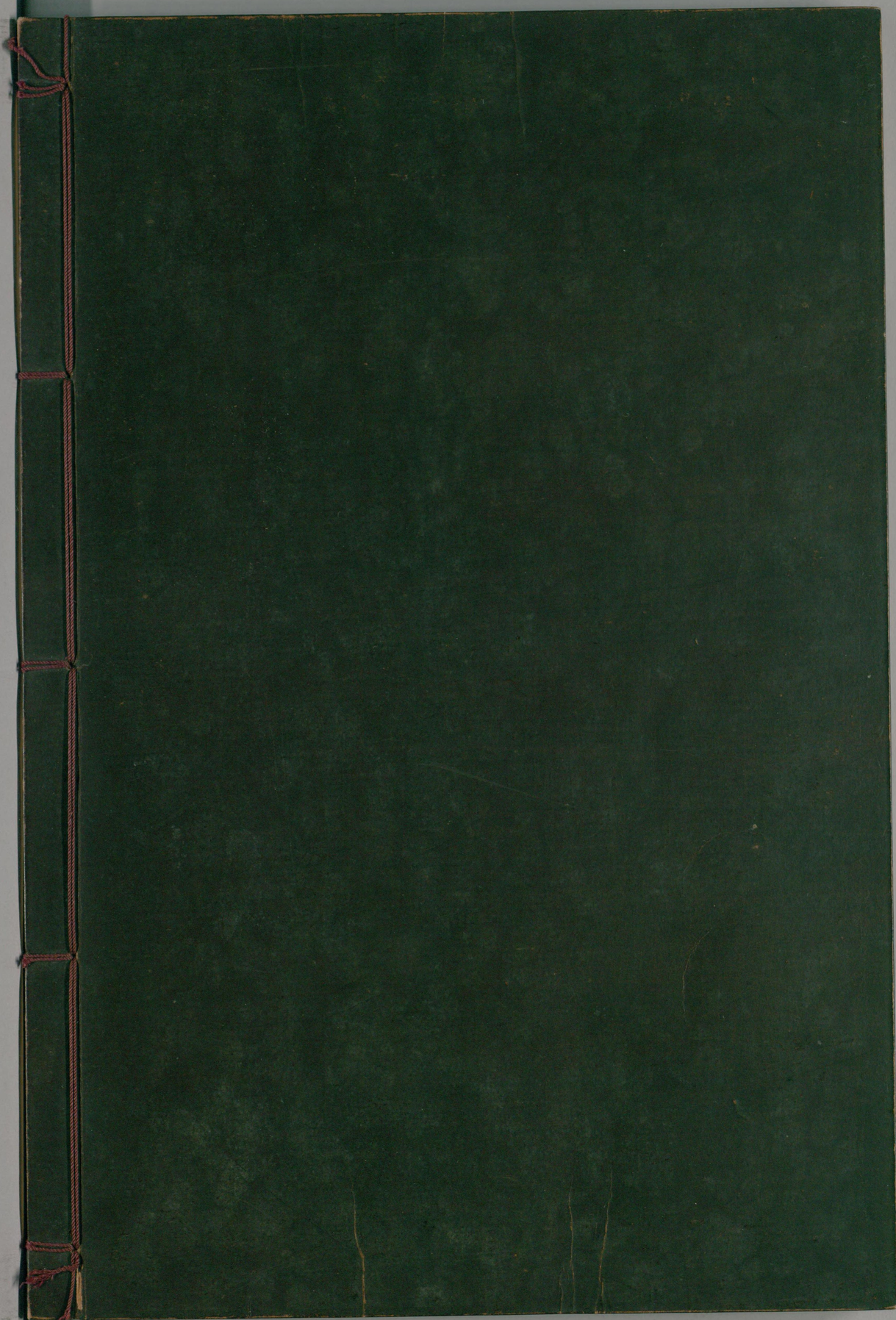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853
161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五經大全』 請求記号 853-161

ガラス使用